

**儒家的人文主义、意义世界及实践智慧**

**——中华孔子学会 2023 年会**

**暨纪念张栻诞辰 890 周年学术研讨会**

**会  
议  
论  
文  
集**

**主办单位**

中华孔子学会 | 湖南大学

中华孔子学会张栻与湖湘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

**承办单位**

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|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

浙江省浙学传承与地方治理协同创新中心(浙江师范大学)

江西省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(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)

**协办单位**

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

中国·湖南·长沙

2023 年 9 月 16 日-17 日

61. 徐仪明: 试论“香圣”黄庭坚的养生哲学思想.....	742
62. 许家星: 《南轩先生论语解》补校——兼论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.....	748
63. 颜蒹葭: 张栻、城南书院与湘学学统.....	786
64. 杨朝明: “三礼”与中华礼乐文明.....	787
65. 杨世文: 学术思想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——关于张栻学术年谱的编撰.....	794
66. 杨兆贵、王子兮等: 《论语》孔子谛说二章的学术思想史阐释.....	802
67. 叶平: 程颐“理一”范畴体系的“而分殊”构建.....	814
68. 殷慧、孙东煜: 妇女守灵探赜.....	823
69. 张爱萍: 胡瑗的仁学及其对程朱的影响.....	836
70. 张陆佳: 从“察识”到“察养并进”——张栻工夫论转变的缘由检视.....	848
71. 张培高: 论儒家哲学的生命信仰.....	857
72. 张天杰: 《宋史》之中的“东南三贤”: 兼论“道学传”之取舍标准.....	868
73. 张新国: “致和便是致中”——王阳明哲学的“未发已发”论.....	881
74. 张学智: 王阳明的实践智慧.....	895
75. 张一鸣: 张栻《书伊川易传复卦义赞》析义.....	903
76. 张盈盈: 玄学视域下的孔子观管窥.....	911
77. 张志强: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探析.....	918
78. 赵金刚: 朱子论“变化气质”.....	930
79. 赵忠祥: 明代中叶朱子学进路与跃升——以罗钦顺为核心.....	947
80. 郑淑媛: 先秦儒家修养理论的开放性及其限度.....	956
81. 郑熊: 解析《中庸》与张栻心性论.....	965
82. 钟雅琼: 论张浚对南宋中兴军政人才的培养.....	978
83. 周接兵、李晓莹: 论张栻治理湖北的历史贡献.....	990
84. 邹锦良: “只余平生医国手”——张南轩治政思想及其实践.....	1003
85. 邹啸宇: 胡宏“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, 同行而异情”说重探.....	1013
86. 朱汉民: 张栻的学统与道统.....	1025

# 《論語》孔子禘說二章的學術思想史闡釋

1. 楊兆貴, 2. 吳學忠, 3. 趙瑩瑩, 4. 王子兮

(1.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, 2.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, 3. 香港東華學院人文學院,  
4. 澳門科技大學旅遊學院)

**摘要:**《論語·八佾篇》有兩章記孔子對禘禮的評說, 一章是記孔子“禘自既灌而往者, 吾不欲觀之矣。”另一章是, 孔子回答時人之問, 說“不知也;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, 其如示諸斯乎。”學界對這兩章的研究極少。本文探討兩個問題: 一是孔子為什麼提到禘禮時說“吾不欲觀之”? 二是孔子認為禘禮與治理天下有什麼關係? 並從歷代注釋家注解的角度, 探討學者們對孔子禘說的背景、思想的不同解釋, 藉以了解孔子豐富多彩的思想內涵。

**關鍵詞:** 孔子, 《論語》, 禘, 歷代注釋

這篇論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: 一是孔子為什麼提到禘禮時說“吾不欲觀之”? 二是孔子認為禘禮與治理天下有什麼關係? 學界對孔子禘說的研究極少, 本文想補充這方面研究的大片空白, 也希望能從一個新角度研究孔子思想, 以了解孔子豐富多彩的思想內涵, 同時了解歷代學者對這兩章的闡釋。

## 一、灌(裸)禮與孔子“不欲觀”的解釋

根據朱子《論語》分章,《論語·八佾篇》有兩章記孔子與禘的關係。第十章記孔子說:“禘自既灌而往者, 吾不欲觀之矣。”第十一章記:“或問禘之說。子曰:‘不知也;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, 其如示諸斯乎!’指其掌。”

現在我們來探討孔子提到禘禮時說“吾不欲觀之”的原因。

### (一) 先秦禘禮發展概況

在討論這一問題前, 先簡介先秦禘禮。我們一提到禘禮, 就會馬上想起“不王不禘”說。事實上, 漢代以後學者對禘禮的解釋, 基本上都接受《禮記》、漢儒“不王不禘”說。筆者曾對此問題進行研究, 才知道先秦禘禮與漢儒所說的不同。簡單來說, 殷人舉行禘禮, 祭祀的對象包括先公先王、先臣、自然神、四方神、動物神、巫神。到了晚商, 商王只禘祭直系的五代祖先。祖先神日益重要, 與現實政治有了更密切的關係。西周繼承殷商這一做法, 只禘直系五代內的祖先, 不再禘自然神、四方神。到了穆王時期, 銘文記載的禘祭最多, 同時主禘者的身分也發生變化, 除周王外, 公侯、小臣小宗都可以舉行禘禮。到了春秋中晚時期, 周文疲憊, 天子、諸侯的地位、權威下降, 卿大夫、家臣可主持禘禮, 且可舉行

私禘。<sup>①</sup>

## (二) 學者對灌(裸)禮的解說

灌禮即裸禮，是禘禮的一部分。孔子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晚期，禘禮主持者已不只是諸侯，家臣也可主持，陽虎就曾主持過。孔子說：“禘自既灌而往者”，可見灌是禘禮的一部分。至於灌禮的具體情形，由於先秦文獻有缺，後世學者就有以下兩種主要的說法。

**第一種解說：灌禮是對太祖獻酌、鬱鬯之儀，目的是為了迎降祖先神靈來臨**

孔安國(前156-前74)指出“灌者，酌鬱鬯灌於太祖，以降神也”，要在太祖廟對太祖進行獻酌、鬱鬯(鬱鬯，酒名，以秬黍釀之酒，和以鬱香金草，用於裸禮)<sup>②</sup>、灌程序，目的是為了迎降先祖之神來臨。行灌禮之後，舉行的禮節之用是為了“別尊卑，序昭穆”，<sup>③</sup>給不同輩份的先祖安排昭穆次序。孔氏此說，後世大多數學者都接受。

南朝皇侃(488-545)在孔氏解釋的基礎上，進一步說明禘禮的經過：禘禮是把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一起升於太祖之廟，“合食堂上”。在陳列之前，“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，以酒獻尸。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。”其次舉行奉獻“酌鬱鬯”的做法。完成這些禮節後，王與祝“求神竟而出堂。列定昭穆，備成祭禮。”<sup>④</sup>

唐代趙匡(伯循)(生卒年?)繼承孔安國之說：“灌者，方祭之始，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。”<sup>⑤</sup>朱子(1130-1200)也有相同的說法。<sup>⑥</sup>南宋鄭汝諧(1126-1205)則肯定地說“灌，祭之始也。”<sup>⑦</sup>張栻(1133-1180)則肯定地說：“灌者，求神之始。”<sup>⑧</sup>其實這些說法相同。

**第二種解說：灌禮是灌尸而尸祭於地，以求神降臨**

鄭玄(127-200)對“禘自既灌而往”一句的解釋與孔安國不同，其說法見諸唐寫本《論語注》：“既，已也。禘祭之禮，自血星(腥)始，至於尸灌而口神士(事)訖。不欲觀之者，尸灌已後人士(事)耳，非禮之盛(甚)。”<sup>⑨</sup>

許子濱教授對此段文字的釋讀是：“禘祭之禮，自血星始”，意思是禘禮的正式祭祀儀式是從薦血腥開始的。“至於尸灌而神事訖”，指灌尸而尸祭於地，以求

<sup>①</sup> 楊兆貴：《商周禘禮演變研究》，待刊。

<sup>②</sup> 錢玄：《三禮詞典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701、1295、1296頁。

<sup>③</sup> (魏)何晏集解、(梁)皇侃義疏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(下簡稱《四庫全書》)第195冊，1983年，第360頁下。

<sup>④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第361頁上。

<sup>⑤</sup> 真德秀編：《論語集編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200冊，第118頁上下。

<sup>⑥</sup> 朱子：《論語集注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7冊，第22頁下。

<sup>⑦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第199冊，第121頁上。

<sup>⑧</sup> 張栻：《癸巳論語解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9冊，第204頁。

<sup>⑨</sup> 陳金木：《唐寫本〈論語〉鄭氏注研究——以考據、復原、詮釋為中心的考察》，文津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381頁。

神降臨。神降以後，神事也就結束。<sup>①</sup>

後世學者極少接受鄭說，絕多數接受孔安國之說，認為灌(裸)禮是禘禮的一部分，且是禘禮開頭部分，主要是主禘者向先祖奉上鬱鬯，以求他們的神靈下來。

### (三)孔子“吾不欲觀之”的原因探析

明白了禘禮及其中一個環節裸禮的情況，就明白孔子生於春秋時期，西周時只能由周王或公侯、小臣宗子所主持的禘禮，到了他生活的時代，家臣也可主持。作為其中環節的裸禮，要求主持者、參與者心懷誠意，奉上鬱鬯之酒，以迎接祖先神靈下降。這種情況也發生變化。孔子說：“吾不欲觀之”，後世學者也有以下的解釋。

#### 第一種原因：魯君舉行禘禮，“躋僖公，亂昭穆”

孔安國的解釋是：“魯為逆祀，躋僖公，亂昭穆，故不欲觀之矣。”<sup>②</sup>魯君舉行裸禮之後，本來要確定昭穆次序，才完成禘禮。但是魯君把僖公的神位放在閔公之前(閔公逝世後，僖公才繼位)，這就顛倒昭穆制，破壞了周初周公建立的昭穆制，也即對周禮(包括禘禮)再次破壞！後世學者大多贊成孔氏之見，如北宋邢昺(932-1010)解釋孔子不欲觀之由：“魯逆祀，躋僖公，亂昭穆。”<sup>③</sup>

皇侃則從魯閔公、僖公兩人嫡、庶關係、生前君臣關係來解釋孔子不欲觀的原因：僖公、閔公都是莊公的兒子，閔文“嫡而幼”，先立為君。僖公“庶而長”，“為臣事閔。閔薨而僖立為君。僖雖為君，而昔是閔臣。至僖薨，列主應在閔下。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佞僖之子文公”，“升僖於閔上，逆祀，亂昭穆。故孔子不欲觀之也。”<sup>④</sup>皇侃的解釋比較詳細清晰，並指出魯僖公躋於閔公之上的“幕後黑手”是夏父弗忌(此事詳下文)。

唐代韓愈及其學生李翱《論語筆解》贊成孔安國之見，但說“蓋魯僖公亂昭穆”，又說：“言魯逆祀，與不祀同焉。”<sup>⑤</sup>韓愈此說有商榷之處：他說“僖公亂昭穆”，與史實不符。不是僖公亂昭穆，乃是僖公之子魯文公舉行裸禮，躋其父僖公神主於閔公之上，是文公之罪。另外，韓愈認為孔子不欲觀，是感慨自己不在其位，不能改變亂昭穆的現況。這一說法是否符合孔子當時之意，沒有提出確切的證據，難以判斷。這只是韓愈一己臆見，其他學者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看法。

有的學者贊成孔安國之見，但沒有直接說是亂昭穆或逆祀，而只籠統說發生“非禮”，如唐代趙匡說：“蓋魯祭非禮，孔子本不欲觀，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，故發此歎也。”<sup>⑥</sup>

<sup>①</sup> 許子濱：《禘莫盛於灌——由唐寫本〈論語〉鄭注重探“禘先既灌而往”章的詮釋問題》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48期(2016年3月)，第87-88頁。

<sup>②</sup> 皇侃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1983年，第360頁下。

<sup>③</sup> (宋)邢昺疏、陸德明音義：《論語注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(1983年)，554頁上。

<sup>④</sup> 皇侃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第361頁上下。

<sup>⑤</sup> 韓愈、李翱：《論語筆解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6冊，第5頁下-第6頁上。

<sup>⑥</sup> 真德秀編：《論語集編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200冊，第118頁上下。

## 第二種原因：舉行灌禮後多是繁縟的人事細節，非關禘禮大節

鄭玄的看法與孔安國不同，據唐寫本《論語注》所記：“不欲觀之者，尸灌已後人士(事)耳，非禮之盛(甚)。”<sup>①</sup>所謂“不欲觀”，是因灌尸祭地降神之後的儀式，包括朝踐薦血腥、饋食薦熟食及食後酌尸，都是些相當繁縟的人事細節，而非禘禮的大節。所以，孔子的意思是：禘祭從灌尸獻神完結後的其他儀式，我都不想觀看了。<sup>②</sup>

朱子(1130-1200)四十三歲寫成的《論語精義》接受鄭玄的看法：“既灌而後，特人事耳。故有不必觀也。”<sup>③</sup>

其後，他的看法改變了，主要從誠意這角度來闡釋。朱子四十八歲寫的《論語集注》提出新的看法：“灌者，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。魯之君臣，當此之時，誠意未散，猶有可觀。自此以後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。蓋魯祭非禮，孔子本不欲觀，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，故發此歎也。”<sup>④</sup>朱子認為魯國君臣在舉行灌禮之前仍有誠意，自舉行灌禮後，魯君臣就“懈怠”，也即沒什麼誠意。朱子從誠意這角度來解釋孔子不欲觀的原因。這是朱子接受北宋陳祥道(1053-1093)《論語全解》的看法。陳氏認為孔子對祭禮相當重視，“祭神如神在，事亡如事存也。吾不與祭如不祭，此所以禘既灌而不欲觀之也。”<sup>⑤</sup>他指出孔子不欲觀是因為禘禮“其文煩而難行”、“自灌而往者多失於不敬”，也即自灌而後的禮節，魯君臣失去禮應有的誠敬之意。

另外，朱子批評灌禮之後，魯君臣沒有誠意，是“失禮之中又失禮”的。這是對魯君臣很強烈的責備。這是朱子繼承、接受趙匡的解釋(“失禮之中又失禮焉”)。這裡第一個“失禮”是朱子所說的魯非禮，第二個“失禮”是指魯君在灌禮時沒誠意。

可見，鄭玄只說裸禮之後只是人事細節，無關禘禮大要；趙匡、朱子則進一步從禮的誠意來解釋：孔子既不想看到魯君失禮，更不想看到他們行禮時毫無一點誠敬之意！這是對禮、對禮敬的對象(祖先)絕大的不敬。

### 小結

綜上所論，傳統學者認為孔子“不欲觀”有不同的原因。孔安國及後世多數學者認為是因為舉行裸禮後，魯君“躋僖公於閔文之前”，亂昭穆制，破壞禘禮。鄭玄與朱子認為是裸禮之後僅涉人事，但朱子進而指出魯君對禮沒有誠意，是失禮中又失禮。這都是孔子不欲再觀之故。

皇侃指出魯僖公躋於閔公之上的“幕後黑手”是夏父弗忌。歷代學者對夏父

<sup>①</sup> 陳金木：《唐寫本〈論語〉鄭氏注研究——以考據、復原、詮釋為中心的考察》，第381頁。

<sup>②</sup> 許子濱：《禘莫盛於灌》，第87-88頁。

<sup>③</sup> 朱子：《論語精義》，《四庫全書》198冊，第65頁下。

<sup>④</sup> 朱子：《論語集注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7冊，第22頁下。

<sup>⑤</sup> 陳祥道：《論語全解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6冊，第81頁上、下。

弗忌此人及其與此次裸禮的關係沒有注意。下文循此方向從史實角度加以挖掘、論述。

#### (四) “逆祀”(“躋僖公”)與孔子“吾不欲觀之”的歷史背景

上文提過，皇侃指出“此章明魯祭失禮也”，<sup>①</sup>又解釋孔子不欲觀的原因：閔公、僖公都是莊公之子。閔公為嫡子但年幼，僖公為庶子而年長。閔公先即位，則僖公是其臣，“至僖公薨，列主應在閔下。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倭僖公之子文公，上逆祀，亂昭穆，故孔子不欲觀之也。”<sup>②</sup>提出為逆祀之事的人是夏父弗忌。

夏父弗忌是什麼人？為什麼要“躋僖公”？

##### 1. 《左傳》《國語》記載“躋僖公”史事與君子的批評

《左傳·文公二年》(前625年)記載夏父弗忌躋僖公之事，並引孔子批評之言。《春秋經·文公二年》“八月丁卯，大事於大廟，躋僖公。”《左傳》記：

秋八月丁卯，大事於大廟，躋僖公，逆祀也。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，尊僖公，且明見曰：“吾見新鬼大，故鬼小。先大後小，順也。躋聖賢，明也。明、順，禮也。”君子以為失禮：“禮無不順。祀，國之大事也，而逆之，可謂禮乎？子雖齊聖，不先父食久矣。故禹不先鯀，湯不先契，文、武不先不窋。宋祖帝乙，鄭祖厲王，猶上祖也。是以《魯頌》曰：‘春秋匪解，享祀不忒，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。’君子曰‘禮’，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。《詩》曰：‘問我諸姑，遂及伯姊。’君子曰‘禮’，謂其姊親而先姑也。”仲尼曰：“臧文仲，其不仁者三，不知者三。下展禽，廢六闕，妾織蒲，三不仁也。作虛器，縱逆祀，祀爰居，三不知也。”<sup>③</sup>

《國語·魯語》也記此事。當時宗有司反對宗伯夏父弗忌躋僖公：“夫宗廟之有昭穆也，以次世之長幼，而等胄之親疏也。夫祀、昭孝也，各致齊敬於其皇祖，昭孝之至也。故工史書世，宗祝書昭穆，猶恐其踰也。”<sup>④</sup>

夏父弗忌，當時任魯國宗伯。宗伯是《周禮》裡的春官，又分為大宗伯、小宗伯及其屬官。大宗伯之職，“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，以佐王建保邦國。”小宗伯之職，“掌建國之神位，右社稷，左宗廟。兆五帝于四郊……辨廟祧之昭穆。”辨昭穆是他的工作的重要職責。<sup>⑤</sup>

“躋僖公”，不僅享祀的位次改變，而且昭穆位置也改變，導致以後昭穆制出現混亂，完全打亂了原來的昭穆次序，破壞了昭穆制，對國家祭祀、宗廟祭祀產生重大的惡劣的影響。唐代賈公彥(生卒年不詳)《周禮義疏·春官·冢人》云：“閔公為昭，僖公為穆。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，為昭，閔公為穆，故云逆祀也。”

<sup>①</sup> 皇侃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第360頁下。

<sup>②</sup> 皇侃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第361頁下。

<sup>③</sup> 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81年，第523-525頁。

<sup>④</sup> 《國語》卷四《魯語上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406冊，第50-51頁。

<sup>⑤</sup> 林尹註釋：《周禮今註今譯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年第三版，第192、201頁。

《左傳》裡的君子批評說：“祀，國之大事也，而逆之，可謂禮乎？”指出兩點：祭祀是國家大事，禘禮、昭穆制也是國家大事，絕不可輕忽。二是直接批評文公躋僖是逆祀行為，是不符合禮的，言辭嚴正激烈。三是舉禹、湯、文、武為例，指出父子先後有序：“子雖齊聖，不先父食久矣”。是就父子先後次序而言，沒有就兄弟相及而言。君子直接指出魯文公是罪魁禍首，可謂一言中的。

然而，孔子沒有直接批評夏父弗忌和文公，而批評臧文仲。為什麼呢？

## 2. 孔子強烈抨擊魯國重臣臧文仲默許、縱“逆祀”行為

孔子批評臧文仲，說他是魯國四朝（莊、閔、僖、文）元老，“且有大知（智）之名”，<sup>①</sup>其言行在當時很有影響力。臧文仲看到“逆祀”發生，應該出面平涉，但是他沒有批評、制止夏父弗忌躋僖公之事。臧文仲還贊成夏父弗忌說“吾見新鬼大，故鬼小。先大後小，順也。躋聖賢，明也”，贊成僖公有明德、且是聖賢，所以，僖公當躋閔公。<sup>②</sup>孔子批評臧文仲這種行為是“縱逆祀”，批評臧文仲“不仁者三，不知者三。”

孔子批評臧文仲的第一件事是臧氏沒推舉展禽，因為展禽是賢人，“卑下展禽而不知薦舉”，<sup>③</sup>使魯國沒有賢臣輔政。《論語·衛靈公》也記孔子批評臧文仲“臧文仲，其竊位者與！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”竹添光鴻認為“善人，國家之紀，而民之父母也。”<sup>④</sup>可見，賢人對於國家建設多麼重要。<sup>⑤</sup>臧文仲不舉賢人，是不智之舉。

孔子批評臧文仲的第二件事是“廢去六關而不設防”。學者解“廢為廢棄，即魯國廢棄六關，隨時被外敵入侵，魯國民眾生命財產受到威脅。臧文仲罔顧魯國人民的安危！

孔子批評臧文仲的第三件事是“禁妾織蒲而■與民爭利”，這是三件不仁之事。<sup>⑥</sup>

竹添光鴻對這三件不仁之事的解說如下：“善人，國家之紀，而民之父母也。”“古之關在譏而不征。文仲廢六關，以博寬大之譽，而使姦宄莫詰，陰以厲民，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。”<sup>⑦</sup>他也解釋孔子不批評文公、夏父弗忌，而批評臧文仲的原因。原因有二，一是：“文仲為立言不朽之君子，而有犬知之名，乃為小人所惑，則餘子何誅焉。”二是“通篇未嘗提出文仲，至夫子斥為縱逆祀，覺字字

<sup>①</sup> 轉引自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，第 523 頁。

<sup>②</sup> 孔穎達：《春秋左傳注疏》，載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中華書局，1980 年，第 1839 頁中。

<sup>③</sup> 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，第 523 頁。

<sup>④</sup> 孔穎達：《春秋左傳注疏》，第 1839 頁上。

<sup>⑤</sup> 竹添光鴻：《左氏會箋》，巴蜀書社，2008 年，第 690 頁。

<sup>⑥</sup> 楊朝明《論臧文仲》（《孔子研究》1993 年第 2 期）一些看法與傳統不同，且多為臧文仲辯解。

<sup>⑦</sup> 孔穎達：《春秋左傳注疏》，第 1839 頁上。

<sup>⑧</sup> 竹添光鴻：《左氏會箋》，第 690 頁。



刺著文仲，且將文仲一生罪案托出，千載下使竊位者無可容身。”<sup>①</sup>

蘇轍《論語拾遺》說孔子評臧文仲：“臧文仲，魯之君子也。其言行載於魯，而孔子少之，曰（即“三不仁”、“三不知”原文。略）云云，捨是六者，其餘皆仁且智也歟？孔子曰：‘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。’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？”<sup>②</sup>按：孔子評臧文仲不仁三、不智三，不等於說臧文仲其他所做的事就是仁或智。孔子曾評管子不知禮，但從管子作為而有功於保存華夏文化，所以孔子肯定、稱讚他是仁者。但是臧文仲沒有做過有功於華夏之事，且仁是孔子至高的境界，仁者是孔子至高的人格之一（聖人是最高人格）。所以，蘇轍問說“捨是六者，其餘皆仁且智也歟？”可以肯定說，臧文仲不會是孔子心中的仁者。

### 小 結

孔子沒有直接批評魯文公“躋僖公”，是為魯君諱的一種做法。他也沒有直接批評夏父弗忌，而強烈抨擊臧文仲做了“三不仁三不知”之事，是因為臧文仲是四朝元老，在當時政治、社會上有很高的地位、聲譽。他應該出面干涉“逆祀”之事，反對文公、夏父弗忌做出這種“亂昭穆之制”的行為。但他沒有這樣做，反而“縱逆祀”，只為個人利益，“妾織蒲”，而不顧魯國國家利益，不用賢臣展禽，廢除六關，使魯國隨時被外敵入侵，置魯國安危於不顧。在個人精神信仰方面，他“作虛器”、“祀爰居”，未先事人而先事鬼，這是孔子反對的。臧文仲在魯國如此德高望重，卻做出三不仁三不智之事，一定對社會風氣、禮樂制度產生惡劣的影響。他對魯文公、夏父弗忌“逆祀”行為不出聲，正是默許、縱容他們做違禮行為。孔穎達（574-648）解釋孔子批評臧文仲：《論語》解仁者愛人，智者不惑，那麼，反過來說，“害於物者為不仁，闇於事者為不知”。<sup>③</sup>也就是說，臧文仲當時有仁智的大名，其實是不仁不智。從另一方面看，孔子強烈抨擊臧文仲，是對參與“逆祀”的一群人進行口誅筆伐。

### 3. 後世學者對“逆祀”的不同解釋

後世注釋對“逆祀”的解釋，有三種說法。

第一種是范甯（約 339-401）就昭穆說的。他認為“親近禰遠”的“親”指僖公，“禰”指莊公而非閔公。<sup>④</sup>這一說法被楊士勛（生卒不詳）反駁。<sup>⑤</sup>

第二種是杜預（222-285）、孔穎達的說法。他們認為孔子不是批評顛倒昭穆制。杜預從僖公、閔公生前是兄弟及君臣關係來解釋：閔公、僖公是兄弟，“僖是閔兄，不得為父子。嘗為臣，位應在下。今居閔上，故曰逆祀。”<sup>⑥</sup>孔穎達進一步解疏：孔子所說的“逆祀”不指昭穆，而指位次：“禮：父子，異昭穆；兄

<sup>①</sup> 竹添光鴻：《左氏會箋》，第 691 頁。

<sup>②</sup> 蘇轍：《論語拾遺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 196 冊，第 49 頁上。

<sup>③</sup> 孔穎達：《春秋左傳注疏》，第 1839 頁。

<sup>④</sup> 楊士勛：《春秋穀梁傳注疏》，第 2405 頁上。

<sup>⑤</sup> 楊士勛：《春秋穀梁傳注疏》，第 2405 頁下。

<sup>⑥</sup> 杜預：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，第 430 頁。

弟，昭穆故同。閔、僖不得為父子，同為穆耳。當閔在僖上，今升僖先閔，故云逆祀。二公位次之逆，非昭穆亂也。”又指出：“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，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，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。知其理必不然。”<sup>①</sup>

第三種說法是文公顛倒、破壞昭穆制。持此說的最多，如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孔安國、何休、劉文淇(1789-1854)、竹添光鴻(1842-1917)等。他們都以君統、昭穆為準則，無論君主生前的關係為兄弟或叔侄，只要誰(甲)先為君，去世後即依其先的君主的昭穆而排列；繼位者(乙)即使為叔伯或兄長，即位即為繼統，去世後即屬子輩，在昭穆之位上緊接著(甲)而排列。<sup>②</sup>反駁杜預、孔穎達的說法。

竹添光鴻說得更加明白：“僖雖閔之庶兄，而既承其統，則降而為子矣。”“弟而繼兄之統，弟即子也。即兄而繼弟之統，兄也子也。”“王侯者以承祧為重，承其祧則為之子矣。”又指出，僖公在閔公去世後為守三年之喪，“既服子之服，而不正子之名，無是理也。”他更點出昭穆制的重要性是“君以國為體，先後之次不可改，則昭穆之序不容紊。他反駁杜預之“說則與三《傳》祖禰之義不亦大相刺謬哉？”他批評孔穎達“假昭穆以言”之說，“以兄弟為同昭穆，此第拘于禰必為父、祖必為王父之見。非禮意也。祖禰皆廟名，為人後者後其廟，以禰越祖，即以穆越昭也。”“三《傳》《國語》明言父子，明言昭穆，安得謂之借喻哉？”<sup>③</sup>

從國家宗廟制度來看，孔子重君統、國體甚於親統。君統、國體不能以血統、父子兄弟的排序作為準則或原則。閔公生前為君，僖公為臣，死後仍以生前的君臣關係、先後為君之次為順序，來確定昭穆制，而不是以父子兄弟的血緣為昭穆先後的條件。易言之，家庭倫理不是昭穆制的原則或標準，家庭倫理不能凌駕於國家、政權之上。反過來，是國家、政權高於家庭倫理。

昭穆制根據去世的君主在生的先後即位來安排、確定位次的。一是對(生前)歷史的尊重，不改變他們生前即位(君王、君主)的先後次序。生前死後的昭穆排列是以生前即位先後為唯一標準或原則。生前即位先後對死後之位、昭穆次序的影響極大。二是對君主他們死後在列祖列宗的次序的排列。昭穆是死後的人間化政治、禮制，也是人生政治、禮制的陰間化。從這點來說，生與死泯然沒有間隔，昭穆制是生、死禮制的一體兩面。

昭穆次序排列，需有求真之心、誠敬之心、忠孝之心、公(為國)而忘私之心，才能維持，不然，就會像魯文公、夏父弗忌那樣隨自己的喜好而更改昭穆制(以個人私心、現實政治計算而改變陰間的秩序)，如此把昭穆政治化、私心化，顛倒次序，破壞制度，也是對歷史的褻瀆、篡改。通過對昭穆制的事實的尊敬、求真，對先君的忠孝，如此對待先君、尊重禮制，對鬼神沒有任何現實計較之心(如

<sup>①</sup> 孔穎達：《春秋左傳注疏》，第1839頁上。

<sup>②</sup> 劉文淇：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484頁。

<sup>③</sup> 竹添光鴻：《左氏會箋》，第686頁。

沒有夏父弗忌為“佞文公”)，沒有任何藉口(如夏父所說“新鬼大，故鬼小”)，而憑著一片至誠的真心、公正之心遵從禮制這就是仁心：對人對自然界、宗教界有如何公平、公正、誠至之心。能這樣對待鬼神，做好昭穆，一本仁心，自然能在現實中更能做好君臣父子的政治、家庭倫理，保家衛國，為國君舉賢才，為國家守邊疆，不與民爭利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這就是治國之至道、“治國之本”。

通過對昭穆制的尊敬、對歷史的求真，視國家高於家庭，尊重禮制，這就是《春秋》大義：“不以親親害尊尊”。這也符合闡釋禮意：“思不掩義，私不勝公，禮之大經也，不可以易”。<sup>①</sup>

## 二、孔子禘說：禘與天下治理的關係

孔子回答別人問有關禘禮說：“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！”歷代學者對這句話有不同的解釋。

第一種解釋。東漢包咸(前6-65)解這句話說：“孔子謂或人言，知禘禮之說者，於天下之事，如指示以掌中之物。言其易了也。”<sup>②</sup>包咸解“天下”為“天下之事”，並認為掌握禘禮之說，其後對於天下之事，都能像指示掌中之物那麼容易。可見，包咸認為掌握禘說就是掌握萬事的綱要、原則。

第二種解釋。皇侃(488-545)的解釋與包氏有所不同。他認為“或人”要問禘義的舊說，孔子回答不知的原因是為魯君諱：“孔子答或人曰：不知禘禮舊說也。所以然者，若依舊說而答之，則魯乖禮之事顯；若依魯而說之，則又乖正教。既欲為魯諱，故云不知也。”<sup>③</sup>皇侃這一解釋有自己的新見，即提出“或人”問的是禘禮舊說，那麼孔子應有新說(皇侃沒進一步說明孔子的“新說”)。依舊說，則舉行禘禮要定昭穆，而魯文公二年躋僖公，則“魯乖禮之事顯”。皇侃只說魯“乖禮”，沒有明說魯僭天子之禘禮，這與宋儒明指魯僭天子之禮不同。皇侃又解釋孔子回答“知其說者之於天下”之故，是孔子為了不使後世以為他不知禘說，所以他“故更向‘或人’陳其方便”，如果天下人都知道禘說，那就天下事就容易處理了。這種解釋與包咸不同。<sup>④</sup>皇侃解“天下”為“天下人”。

宋代邢昺(932-1010)的解釋基本上跟皇侃相同，但明確指出魯文公二年躋僖公，違反禮制(皇侃沒有明確說躋僖公一事)，所以孔子為魯君諱。<sup>⑤</sup>

朱子的解釋與前代幾位注者不同，又有新意。他從內心誠敬角度來解釋。他四十八歲所寫的《論語集注》解釋孔子答以不知，其原因是：不王不禘，魯君不

<sup>①</sup> 竹添光鴻：《左氏會箋》，巴蜀書社，2008年，第687頁。

<sup>②</sup> 皇侃義疏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第361頁下。

<sup>③</sup> 皇侃義疏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第361頁下。

<sup>④</sup> 以上引文皆見皇侃義疏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第361頁下。

<sup>⑤</sup> (宋)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第554頁下。

是王者：“而不王不禘之法，又魯之所當諱者。”<sup>①</sup>另外，禘禮是先王“報本追遠之意”之至所表現出來的禮制：“先王報本追遠之意，莫深於禘，非仁孝誠敬之至，不足以與此，非或人之所及也。”

《朱子語類》解釋“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”的背後義理：“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，報本之中又報本。”<sup>②</sup>他解釋禘與治天下的關係：“知禘之說，則理無不明，誠無不格，治天下不為難矣”，他認為始祖已經與自己相隔的時間極長，若仍能推及始祖及其所自出，必有至仁至孝至敬之心：“禘之意最深長。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，祭祀之理，亦自易理會。至如郊天祀地，猶有天地之顯然者，不敢不盡其心。至祭其始祖，已自大段遼闊，難盡其感格之道。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，苟非察理之精微，誠意之極至，安能與於此哉！故如此，則於治天下不難也。”<sup>③</sup>又說：“此是理之至大者。蓋人推至始祖，則已極矣。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焉，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。非仁孝誠敬之至，何以及此。能知此，則自然理無不明，誠無不格，於治天下真不為難矣。”<sup>④</sup>朱子又指出：“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，只是一理。若明祭祀鬼神一理，則治天下之理，不外於此。”<sup>⑤</sup>

可見，朱子主要從內心之誠來解釋孔子說不知禘的原因、禘與治天下的關係。這一解釋跟孔安國、皇侃、邢昺說的不同，這也是孔安國、皇侃、邢昺等沒有說的。

朱子從內心之誠、不王不禘、鬼神三方面來闡釋禘禮與治理天下的關係，是接受趙匡的說法，加以融合、創新。其後他的門弟子、後學如蔡節<sup>⑥</sup>、黃榦<sup>⑦</sup>、輔廣<sup>⑧</sup>對此章的解釋，大都遵循、深化朱子的說法。

劉寶楠從從君、臣之義角度來闡釋。《論語正義》引《禮記》幾篇關於禘、郊之禮的作用以解釋，其中尤其引《祭統》“禘嘗之義大矣，治國之本也，不可不知也。明其義者君也，能其事者臣也。不明其義，君人不全；不能其事，為臣不全。”<sup>⑨</sup>禘祭、嘗祭的意義相當重大，是治國的根本，不可不知的。明瞭這意義的，其責在君；能辦這祭事的，其責在臣。不明瞭這意義的，是當君的缺陷；不能辦這祭事的，是做臣的缺陷。<sup>⑩</sup>這段話強調禘禮對治國的重要性，也強調君、

<sup>①</sup> 朱子：《論語集注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7冊，第22頁下。

<sup>②</sup> 黎靖德編：《朱子語類》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616頁。

<sup>③</sup> 黎靖德編：《朱子語類》，第617-618頁。

<sup>④</sup> 黎靖德編：《朱子語類》，第617頁。

<sup>⑤</sup> 黎靖德編：《朱子語類》，第618頁。

<sup>⑥</sup> 蔡節：《論語集說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200冊，第574頁上下。

<sup>⑦</sup> 趙順孫：《論語纂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201冊，第250頁上。

<sup>⑧</sup> 據徐公喜《朱子門人學案》（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410、412頁）所考證，朱子門人姓輔的只有兩人：輔廣及其從弟輔萬，輔廣名氣大很多。輔廣，字漢卿，號潛庵，學者稱傳貽先生，嘉興人，著錄較多，包括《朱子讀書法》。輔廣之見，見趙順孫：《論語纂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201冊，第250頁下。

<sup>⑨</sup> 劉寶楠：《論語正義》，中華書局，1990年，第98頁。

<sup>⑩</sup> 王文錦：《禮記譯解》，中華書局，2001年，第722頁。

臣必須明瞭其意義，舉辦其事。

錢穆從禮治、仁治、人心角度解釋。他的解釋融合了孔安國、朱子之說。《論語新解》說：這裡（禘自既灌而往者）的禘禮指五年的禘祭。這一看法跟皇侃相同。錢穆解天下為整個天下。為什麼說了解禘禮就能把整個天下擺在手掌上（也即能輕鬆治理天下，天下禮樂、秩序都井然有條），原因是：孔子主張以禮治天下。錢穆說：“禮治即仁治，即本乎人心以為治。禮本乎人心，又縮神道人倫而一之，其意深遠。”<sup>①</sup>以禮治天下，禮治即仁治，仁治必須本乎人心。要人心純正，報本追始是其中重要的一項。而禘禮是禮治的一種，據孔安國的說法，“禘祫之禮，為序昭穆也。”<sup>②</sup>通過重視昭穆禮制，建立禮制重視尊卑等級秩序。另外，它另一個精神是表現“追本乎始祖之所自出”，最能表現追本返本之意。

### 小 結

傳統學者對孔子“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”云云一句，有不同的解釋。孔安國認為掌握禘說，天下事就容易解決。皇侃認為禘說有舊說與新說之別。孔子先說“不知”，後告訴“知其說者”云云，是擔心後人以為他不知禘說，孔子的意思是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禘義，那麼天下事就容易處理了。朱子接受趙匡的說法，從內心誠敬解釋，認為禘禮是祭祀始祖及其所自出之祖先，只有至誠示敬至仁之心才能做到。如能做到這一點，天下就能治理。劉寶楠從君、臣之義角度來闡釋，錢穆接受孔安國、朱子兩種說法，認為禮治即仁治，知道禘義就能禮治天下。

## 三、結語：筆者管見

最後，筆者提出一己之見，也作為本文的結語。

筆者認為：“或”當是對禮樂有興趣的人，或對禮樂有研究的人，或對禘祭有興趣的人，甚至對禘制度很了解，只是不了解其意義。他不可能是孔門弟子，因為《論語》凡提問的弟子，名字都會記下。他應是貴族，如非貴族，當時沒機會接受官學，也不可知道禘禮。

孔子應了解禘的道理，他回答“不知也”，一是他認為回答“或”人沒有必要，也沒有用處。因為孔子一直“悔人不倦”，即使“互鄉難與言”，他也抱著“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的態度與互鄉童子見面。然而，孔子雖然了解禘說，希望把禘說傳給時人或門弟子或貴族，貴族（包括統治階層）不能把他的禘說運用到現實政治上，改變當時禮崩樂壞的現況。季氏、陽虎為了一己私利，已經舉行禘禮。“天下無道”，他覺得對貴族無話可說（因說了沒用），對當時禘禮、禮制嚴重失去作用，已深表極度失望，甚至是絕望。

<sup>①</sup> 錢穆：《論語新解》，第64-65頁。

<sup>②</sup> 皇侃義疏：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第195冊，第360頁。

從“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”這句話，可見禘說本來對治理天下很重要。禘禮是一個重要的禮儀，它與治理天下有密切的關係。當時失序的天下也許可以用禘禮來治理的，尤其是如果君侯能明白禮意，以誠敬之心來舉行禮樂，也以誠摯之心來治理國政，那麼，政治、禮樂、社會秩序應可慢慢走向正軌。禘禮是國家祭祀，它與郊禮具有同樣的政治、宗教、社會三個功能，是天子溝通天(上帝)與民的媒介，它使宇宙秩序和諧，使百姓得以在天子、國家的保護下生產、發展，安居樂業。

可見，孔子早已知道禘禮對維持周禮、鞏固天子的核心地位、維持天下秩序所起的作用，也即強調宗教對維持天下秩序的作用。

孔子的思想相當豐富，除了大家熟悉的仁、義、禮等思想外，他重視宗教、禘禮、天下福祉。這些思想觀念應值得我們繼續發掘。